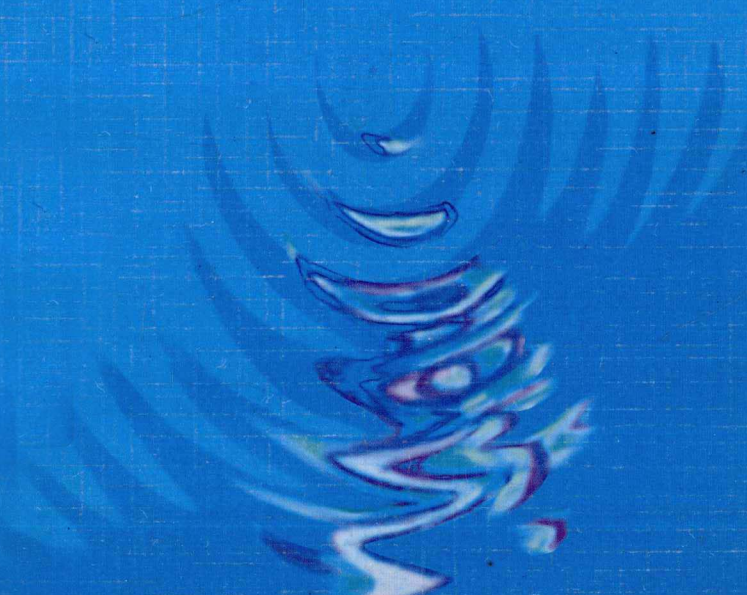


森众制作

非经典爱情

颐雅 /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非 经 典 爱 情

颐 雅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经典爱情/颐雅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11
ISBN 7-225-02013-7

I. 非... II. 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6165 号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 南京市灏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 万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225-02013-7/I·412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所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一、惊蛰

使人落泪的音乐奋然地缠绕着春天的香气，然后辟哩啪拉全打在俞彬的身上，春天的花儿开了。

俞彬时刻不忘着为自己把握机会，可是把握的机会又让他在慵懒中象玩沙的小孩一样从指缝间飘飘地漏走了沙子。

生活对于俞彬来讲，逐渐地失去了味道，他尝尝是苦的，再尝尝又是辣的，不甘心又尝一口，是酸的，他干脆丢了勺，说：“生活没有甜味。”

春天的花一路接着一路地开满了校园，那像毛毛虫的果子赶赴春天的约从树枝间坠落，摔得尸体遍野，接着杨絮也飞舞起来，轻柔的丝絮如云影的落脚，在毛毛虫果的尸体中幻化出粉蝶翅膀的柔风，北京又下起了那三月的花雪……

窗外飞过一只只鸟，它们似乎很高兴，因为关在窗子铁栏里的是人而不是自己。

新年的彩色耀舞于深黑的夜色中，夜里的冷是硬邦邦的，仿佛风把那零下12度的温度硬铁铁地打到了每个人的身上，然而同学们因为又一个新年头到了都满抱着希望去湖边看新年的老样子。

黑夜里，有声不见风。俞彬叹了口气，摸摸余晴的头发，余晴的眼睛是雪亮的，俞彬亲吻了她，新年的风吹起来，夹着碎雪的寒……

春节是使异乡人感到最冷的时候，但正是这种冷使得人们之间深刻感觉到肌肤的温暖，此时风呜呜拍打着外面的窗子想进来……

正是这样的雪天，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恋爱的结晶竟是如此纯洁。他们仿佛两个盯着一个不透明的黑色瓶子盯了许久的孩子，如今大着胆子碰翻了它，才发现它并不是大人们说的冒出一股黑烟，黑烟变成魔鬼，而是一瓶荧光粉，洒了一地的五彩斑斓，孩子们惊奇地：“哇塞！”

下雪的时候总会让人觉得那是天使在眼泪，方眉眉和俞彬坐在去长城的车上，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他们默默沉醉于那一掠而过又接茬而至的苍茫中，雪如一床棉被把人们盖在了下面，人与人之间突然有了一条棉被下的亲切。

雨渐渐停了，天色也亮起来，俞彬的心却渐渐地黯淡下去。“眉眉，我……我不是一个为爱可以不顾一切的人，我装了那么久的糊涂，你突然要让我弄明白，我却只能糊涂了。”

几个守护着他的人措手不及，眼睁睁看着他像被风刮下的树叶。天，五楼呀！俞彬两眼一黑，他觉得他的世界乱纷纷的，仿佛天空中飘满了白色的小羽毛，在阳光绚丽的照耀下，薄黄的温暖揉得眼睛涩涩的，只想把这些羽毛打成一个

枕头包，然后靠上去高枕无忧地继续自己梦中的生活。

月亮已经升到了西天，透着黑色的寒意。

雅清临走的头天，下起了雨，和文和她在屋檐滴水的滴答声中紧紧抱了一夜，外面的雨在无声的路灯光里像千万颗针闪亮地落下来。悄无声息地在漫天黑夜里漫夜的飞舞着。两个人像被抛弃的孩子一样茫然无助的等着白天阳光出来的时候。

俞彬突然明白，眉眉没有死，但也没活着，她只是存在，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存在。他决定回去。

俞彬的心变做了镜子映照着白亮亮的月，上面衬出了他那瘦骨嶙峋的心，说瘦只因为一切皮肤思维都紧紧包着它，没有一丝流离，然而却因此看到自己的心竟如此狰狞。

所有的悲痛病死不曾使他为别人流过眼泪，而如今月亮却清晰地照出了他的泪痕。

二、小满

俞彬站在北大的五楼上感觉到了自己的非凡，虽然俞彬在别人面前很谦虚，但他骨子里却是泡酒的上好虎骨。

俞彬和余晴住在一起的生活是美丽的，天空中飘满了梦幻般的银杏叶，落满了一个个车框，然而，上帝总要给偷吃禁果的人们一些零零碎碎的罪受……

豆蔻翻脸跟翻书一样，不久她便忘了曾经的伤心与失落，她的世界每天都是新的。

眉眉含笑看了他一眼，又低下来，她那长长的睫毛扑动着，惹得俞彬很想蒙住她的眼，让她的睫毛在自己的手心里如蝴蝶一般扇动着翅膀，煽得自己心痒痒的，然后又想……

“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眉眉又看了他一眼。

蝴蝶飞走了。

眉眉还在敲打着碗沿，清灵的声音在磅礴大雨中一“叮”一“叮”地钉到记忆的墙上，以便在落雨的时候，随时把这一幅相片挂上去，一“叮”一“叮”地回味某个下雨天：“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

月亮从这个世界上毫无痕迹地飘过，上帝养育的人们并不因为月亮的照耀而醒来。蟋蟀在草丛里寂寥地歌唱，它是月亮裙裾上的一个佩环，一路上落了一晚的铃声，铃声窈窕。

正是那一天，在他和眉眉相抱无隙的时候，一条河在他们之间却越流越宽，直至今天两人终于站成了遥遥相对的两岸，也许眉眉在天堂里离他还会更近一些。

俞彬却喃喃解释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眉眉正闭着眼睛享受着他的爱怜，听了这句话，被自己的多情梗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只好平静地看着他，风吹得比她流的眼泪还快。

银色的月光透过窗子在俞彬的床上投射出方方正正的一块，恍如一块闪亮的湖面，俞彬便是这上面的一只没有翅膀的小虫，未名湖的肥沃滋养肥胖了的心灵一直认为世界是无比的丰富与热闹，一旦浸入这清冽冽的水里，他才发现生命竟是如此冷淡。

母亲叹了口气：“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许因为你们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更加寂寞。”

有时余晴一个人在夜里匆匆赶往小屋的时候，她总感受后面有人盯着她，那双眼睛像啃似的一点点啃去她的快乐让她悚然回头，然而，什么也没有，除了夜和夜下的嘈杂，但她明白，那是眉眉：他爱的是我，不是你。灯下，她的影子长长地延伸出去，似乎想跳入夜里黑死。

俞彬陡然从睡梦中惊醒待起身去抓时，余晴已经一阵香风地走了。

冬天侵袭着秋天随着落叶一片片飘下来，最后飘得满地都是。

天地间只有落叶叫做秋，剩下的是清冷的冬……

豆蔻如今是孑然的，她希望她的心房也是孑然的，但现在却那么兀自随意进出了一个人，让自己随时随地牵挂起来去去的他，但这牵挂所牵来的却是一种沉重，像拖了个秤砣。

华生依旧觉得悬，他一直在怀疑爱人，也在怀疑自己期待的忍耐度。他捧起豆蔻的脸，两眼铮铮盯着她的眼，想盯出个真正的“什么都可以无所谓来。”可是除了两眼的熠熠泪花一朵一朵开出来又败下去之外什么也没有。

一对恋人想的总是两个人怎么个蹭，怎么个贴，怎么个挤才能更近更近再近一点，连一层薄纱的距离也不愿意。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那种素馨花的味道？有，在你失去它的时候，你才拥有它，和着邻家煮排骨的腻味，顺着人的思绪上升至月亮。在这种夜里，这个喧闹的，叮铃铛啷打扮了一头的世界里，月亮，月亮只是夜的饰缀罢了！

素馨花的味道流出一股烟味来，世界更是淹没在脂粉生涯里。

秋天来了，什么都黄了……

余晴打开字条，一看是那流行不朽的绝唱……

这个世界的脚步太快太快了，连让伤心的人们停留一步唏嘘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在车里，世界更是飞驰地向后倒退，连箭簇一般钉下来的雨也找不到一个点来驻脚而被撞得飞崩离析。

三、芒种

他碰到了梦中女孩。冤家路窄，情人的路更窄，就够两个人在海阔天空中撞来撞去。

两人的笑便嘎然而止，声音的尾巴都不延续。仿佛两人已眉来眼去很久，对别人的突现已练就了一番紧急刹车的好身手，只是刹车的火星溅到俞彬的脸上，他不禁揩了揩，湿湿的……

待他们走后，月儿淡淡的香摇荡着，俞彬一个字一个字去回味她的话，才发觉她说的话像细伶伶的油线，在雨里布满了诗意。

豆蔻垂下了眼，仿佛一朵花悄悄的合上了，但要是剥开它的话，倒是可以剥出一汪水来。豆蔻走了，那一汪水还挂在俞彬的心头，淋淋漓漓的，然而，俞彬还是站起来抖落了它，窗外的日影已经很斜很斜的了。

豆蔻吃了一惊“唉”了一声，一朵泪花便追逐着一朵泪花簌簌滚下来，对于她来讲，一切雕花的美梦已经碎为齑粉。

在这年头里，谈恋爱要快呵，慢了就赶不上春花怒放的时候了。

有一些姻缘来得巧真是跨越了沧海桑田的巧，而要不巧起来也只需风一吹就断了。

旋即，心头一沉，沉在灯光之外的黑暗里想起了黑子，她感觉到一种逼到骨子里的孤寂，

月儿总带着满心期望，她希求能等到一些令人惊喜的东

西，他的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窗下一闪而过的身影，在掐指而算中，星期五在一睁眼的刹那，随着满窗的阳光缤纷而落。

不过愿意给他看的東西，此时抓紧时间多写一点，把一段段话变成饱酣着灿烂阳光的行云流水，让她醉了去，宛若一只小昆虫在阳光里无所事事的醉飞。

黑子伸出手来轻轻触碰她的脸，顺着脸颊划下去，把她垂下来的发拂到她的耳朵背后说：“你放心，我会在天堂里迎接你垂老的身体，亲吻你的牙床。”

“他死了，一到未名湖，我常常不能自己地说到：‘黑子黑子，我是你的妻！’”

感情的事对于我爱的人来讲，我要么到得太早要么到得太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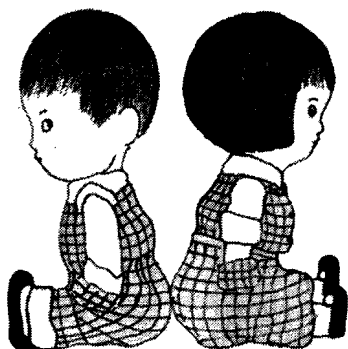
蓝天依旧的蓝，白云依旧的白，红花依旧的红，而实际上，在你的心里你看到的已经是五彩缤纷的世界。

俞彬只感觉到俞辉的世界与自己擦身而过的风声，呼啦啦地响，俞辉的世界正在下雨，那雨也冷到自己的骨头里去，此时才深知上帝给予自己肌肤的这点温暖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还伤不伤的，难道一点乐趣也没有么？

没有，黑暗中除了夜什么也没有。

谁在戏外看到了自己的爱人在戏里流
谁落下了那一场泪
谁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繁锦
谁醒来只摸到一片丝竹
谁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谁懂得爱情的另一种滋味
谁只懂得自己而不再忘记别人
——谁落下了那一场泪



惊 蛰

这时候，如果有音乐，那音乐一定又是陈慧娴的《夜机》：“……今天起的每晚，纵有星光灿烂，可惜心灰意冷，前途更暗淡，路更弯，今天起的每晚，你要珍惜岁月，不必感叹，情缘或会某日再返。”使人落泪的音乐奋然地缠绕着春天的香气，然后辟哩啪拉全打在俞彬的身上，春天的花儿开了。

花开之间，片片日子是打开了的一本本相簿，一张张记忆的黑白照片在花香的流溢中飘落……

艺园的舞厅破败却不失热闹，像一个裹了天鹅绒窗帘的灰姑娘，在梦幻的灯光下只看见天鹅绒紫红色的华美，当然北大人知道白天它又挂上了窗——平常这个舞厅其实是个小食堂。不过这并不妨碍灰姑娘留下她的水晶鞋，因为绣球灯抛出的光光点点把整个大舞场变成了一个水晶球，而这水晶球里不知要成就多少情缘。

在这种气氛中俞彬却有些不知所措，坐在椅子上装着闭目养神地聆听音乐，但眼神却从眼皮的夹缝中溜出来四处滴溜。俞彬不会跳舞，只是陪别人来逛逛，他小心翼翼地坐在那儿，警防着碰到熟人——不上舞场是俞彬系里男生的传统，但是他再一想，若真碰到系里的人，谅他也不敢相认。于是俞彬倒又坦然下来，连身子也摊在凳子上，手揣到裤兜里，脚悠闲地一只搭在另一只上摇着。

这时有个女孩站到了俞彬面前，像是让他起来的样子，俞彬想女孩子的邀请是不便拒绝的，斟酌再三后才吐出话来：“我不会跳舞。”

女孩一愣，既而笑了：“不会没关系，我教你，两步，一学就会。”

俞彬僵硬地搂着女孩的腰，女孩倒挺大方，让俞彬抬头看着她，俞彬抬起眼皮却又连忙低下，他受不了一个女孩温柔的注视，不知怎的，俞彬在低头看自己鞋尖的时候，竟想起了“温柔杀手”这个词，脚更是一步连着一歩地踩到了女孩的高跟凉鞋上。女孩不得不顿了顿，教俞彬听了听音乐的节拍，然后带着他合上音乐的节奏再次跳起来。那个曲子也不知为什么特别的长，俞彬感到蚯蚓般的汗从额上痒痒地爬出来又向空中慢慢爬去，而女孩的步骤也渐渐散乱，一曲终了，她竟软软地倒在了俞彬的怀里。俞彬连忙扶起她问：“怎么了？”

女孩说：“胃里难受。”

“我送你回去吧！”

“那你可不可以先帮帮我，”俞彬看了看她，表示什么事都愿意，“到原来你坐的凳子上去取一下我的衣服，好吗？”说完，女孩挣扎出一个笑容看了俞彬一眼，俞彬才登时反应原来她刚才只是想取回衣服，并没有真的邀请自己跳舞，于是不好意思地跟着她笑起来，去取衣服的时候俞彬自己一路还笑个不停。

两人一同往外走着，路过卫生间，女孩问俞彬：“你有纸巾吗？我有点想吐。”

俞彬忙掏出手帕给她，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句：“有手帕，只是有点脏。”说着的时候女孩已经拿着手帕走了进去。

等她出来，俞彬问她：“好些了吗？”

女孩点点头：“我大概喝酸奶喝坏了。你住哪里？等我把手帕洗干净了再还你。”

“哦，不用了。走，我送你回去。你叫什么名字？”

“余晴，生物系，你呢？”

“老本家，俞彬。西语系。”

俞彬送她回到宿舍的楼门口，“你住哪间宿舍呀？”俞彬好奇地问。

余晴告诉了他自己的宿舍号，然后又问了一次：“我洗干净了手帕再还你，你住哪里？”

俞彬终究想着只是一块小手帕嘛，所以一个劲地说：“不用，不用。”然后溜了。

俞彬时刻不忘为自己把握机会，可是把握的机会又让他在慵懒中像玩沙的小孩一样从指缝间飘飘地漏走了沙子。

他忘了这事，或者就懒得去想。那时俞彬正处于一种找不着北的危险之中，他写了几首诗，被人看了，看不懂，大家便称他为诗人，俞彬更是纵容自己恣意地活在诗人的孤独之中。

俞彬同屋有个参禅的同学，号称自己“无能”，颇有些佛味，俞彬常常听他讲禅，对于诸如“筵上枇杷，本是无声之乐，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之类倒也若有所悟，只是悟过之后很快又堕入轮回。但俞彬此时常常努力着想用名利心来拯救自己。哲学课上讲真理需要实践来检验，熬过一段时间后，俞彬终于算是进入了实践阶段，然而，他又忘掉了他要验证的是什么东西。俞彬这段时间对哲学理解得异常深刻，常常是全身心地投入体验，后来才知道，这种投入正是他痛苦的来源，他虽知道如此，而且又不情愿如此，但就是解脱不出来。生活对于俞彬来讲，逐渐地失去了味道，他尝尝是苦的，再尝尝又是辣的，不甘心又尝一口，是酸的，他干脆丢了勺，说：“生活没有甜味。”

这一日天空阴阴地下着小雨，轮到值日的俞彬拎着大壶小壶的开水提得两手满当地从水房里出来，这样的天总给人垂头丧气的感觉。俞彬突然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他的头与熟人之间有一种磁性相吸的功能，不管熟人在后面，在左边，在右边，他的头都会不由自主地转过去，这次也不例外。这一侧头便碰上了打着一把小花伞的余晴正笑不嗤嗤地跟他打招呼的脸：“打水呢？”

“嗯！”

“下雨了，怎么不打伞？”

“嘿嘿！”俞彬笑着举了举手中的暖瓶。

“我帮你拎吧！”说着余晴伸出手来拿，当然只是一个。俞彬向后退着：“不，不，这样保持平衡，保持平衡。”

“真的吗？”余晴迟疑地放了手，“可以告诉我你住哪里吗？一会儿我过来还你手帕。”

俞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偏偏天空须须地下着松针般的雨，余晴把伞分过来给他一半，不料伞太小，雨伞的边缘落在肩上的雨更大，贴得近一点的话——两个人相互望了一下对方的肩头，领会地不好意思笑了一下：又不是情人，要挤着打把伞。

“不用了，不用了！”俞彬往外退，以求解除这个小尴尬，但却使好心肠的余晴不安起来，她不乐意独霸一份优越。

“没关系，没关系，”俞彬连连说着，“你课程紧吗？”

“差不多吧！”余晴说着，把伞收起来，收起来的缓缓过程里，俞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被余晴这贴心贴肝的好感动了。两个就在雨中、在一种感动涕零的感觉中走着。